

台港文学·纪实文学卷



未婚妈妈的 漫长旅途

TAI GANG WENXUE
JISHI WENXUE JUAN

WEIHUN MAMA DE
MANCHANG LUTU

浙江文艺出版社

台港文学·纪实文学卷

未婚妈
妈的漫
长旅途

WEIHUN MAMA
DE MANCHANG
LUTU

责任编辑：严麟书

封面设计：邵秉坤

未婚妈妈的漫长旅途

《台港文学选刊》编辑部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桐庐印刷厂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75 插页 2 字数 294000 印数 0001 16000

1996 年 7 月第 1 版 199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0643-8/I·600 定价：12.90 元

出版说明

现、当代台港文学是整个现、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台港澳文学作品被陆续介绍到大陆来，作为我国首家专门性的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作品期刊——《台港文学选刊》，十多年来坚持“瞭望台港社会的文学窗口，联系海峡两岸的文化纽带”的办刊宗旨，较为系统、全面地向大陆读者介绍了大量优秀的或有一定认识、审美价值的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作品，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现在，我们特请《台港文学选刊》编辑部，从该刊十年来所刊出的大量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作品中，精选佳作，编辑了一套“台港文学精品丛书”，奉献给广大读者。这套丛书按体裁分为中篇小说卷、短篇小说卷、散文卷、诗歌卷和纪实文学卷，辑了自林语堂、苏雪林、台静农、梁实秋、琦君、张爱玲，至白先勇、陈映真、洛夫、余光中、王鼎钧、西西、林清玄、简媜等一百多位作家的三百多篇作品。让广大读者可以较为全面、系统地了解当今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的现状与成就，增进对台港澳社会现状的了解。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5年7月

目 录

· 一地风流 ·

- 裸得像一座神 黄沁珠 (3)
——模特儿林丝缎
- 他，一个人 吴淡如 (19)
——王杰的故事
- 张大千外传 (节选) 戚宜君 (69)

· 新海浮沉 ·

- 未婚妈妈的漫长旅途 季 季 (105)
- 红粉心曲听轻弹 詹季洋 (131)
- 不敢回头看牵牛 林清玄 (158)

· 烟尘长望 ·

- 我的故事 (节选) 琼 瑶 (179)

为了和平民主的鲜花开	蓝博洲 (229)
——记访蒋碧玉的人生七十年	
昨天的云 (节选)	王鼎钧 (267)

• 宝岛叹辞 •

大地反扑	心 岱 (299)
永远的阿里山	韩 韩 (311)

• 写实多味 •

新狂人百相 (选三)	林今开 (325)
看足球	西 西 (346)
编后记	宋 瑜 (370)

一地风流

裸得像一座神

——模特儿林丝缎

黄沁珠

这简直就是一首诗的上联与下联，或者说它是如影随形，只要有林丝缎这三个字出现，一定会有“模特儿”这三个字在前跳跃，或在后尾随。是的，林丝缎曾是模特儿，而且做的是裸体模特儿，从此，人们都知道林丝缎，也知道林丝缎就是模特儿，只是，人们对她的了解仅止于此，而且也只想止于此，至于她的过去如何，将来怎样，谁关这个心？

二十一年前，大家的思想和行为都要比现在保守得多，街上没有露背装，社会上听不到试婚这类字眼。这时在台湾宝岛，却有一位十六岁的少女，在艺术家面前，勇敢地把衣服脱掉，让画家将她的身体绘入画中，让摄影家将她的体姿摄入镜头，成为他们纸上的杰出作品，这就是刚出道的林丝缎。在她以前，台湾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女子以做裸体模特儿为职业的，可想而知，当时这件事在社会上造成了多大的轰动，林丝缎也就自此成了名人。

她，怎么会走上模特儿这条路？又为什么非裸体不可？别人都用什么眼光看她？她又怎么自处？会有男人愿意娶这样的女人为妻吗？他们的婚姻可能幸福吗？

一个初夏的午后，我赶到永和镇沐丝缎现在的家去寻求答案。在一条相当宽敞的长巷巷底，我找到了“东方舞蹈社”的指示牌。这个舞蹈社是沐丝缎开设的，自她离开模特儿的工作结婚以后，就全心全意把精力放在舞蹈工作上。

那是一幢很典型的中等公寓，一上四楼，就见到舞蹈社的牌示端端正正地挂在右边那家的大门上。我按了门铃，一位接近中年的妇人开了门，从她立刻就知道我是谁这一点看来，准是沐丝缎本人无疑。我的眼睛还没来得及看清她的脸，不知怎么的眼光就先溜到她的身上去了，去寻找她的模特儿身材。这天，她穿了一件素色相间的横条纹T恤，下面是一条很普通的白长裤，一副很随意的居家装束。我发现她的身材已经不似她当初做模特儿时那般的曲线透致了，到底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不过人倒是没有发福，可能是经常练舞的关系。

她把我带进里间的书房，那儿放置了一套简单的沙发，一个高度与屋顶同齐的书架，架子上堆满了半发黄的陈旧书籍，左右两侧的书桌上也堆了些散乱的书。那个下午，天气燥热，她开了电扇，又倒了杯桔子水给我，暑气才消散了些。

沐丝缎在我斜侧的沙发坐下：“你在我这儿尽量随便一点好了，我这个人一向都是很随便的。”这话看来一点不假，她事先就知道我要来，并没有稍加修饰，衣着相当随便，屋子也没有特别整理过，头发随随便便地用根橡皮筋盘在头上，周围有几绺已经松散了下来。这时我才好好打量她：她戴了一副黑边眼镜，看得出度数很浅，肤色也是黝黑的，脸上的皮肤已经不若少女时代那样润泽有弹性的黑中带俏了。她看来谈不上怎么美，只是她的不拘小节和率真的态度让人觉得很容易和她接近。

还没有来到这儿之前，我就揣想着他们家的墙壁上一定挂满了她当模特儿时留下的许多画和照片，结果一张也没发现，全屋里唯一的一张画挂在学生练舞的那个大厅里，是一张非人物的抽

象画，一位师大艺术系的学生送他们的。她笑着说：“我们还住原来的老房子的时候，倒是挂了不少以我为题材的画和照片，搬到这儿来之后，我不想再挂了。”她说的国语，带有相当浓的台湾腔，在用字和表达意思上用国语说倒没有带给她任何困难。

她点燃了一支烟，姿态纯熟地吸着，在烟雾袅袅中，她向我倒叙着像烟雾般的往事。

细数往事话从头

她的父亲是日本人，台湾光复以后就回到日本，再也没有音信，可想而知此后他们家境有多艰苦，她也因此没有受到多少学校教育。十多岁就设法到外面谋生找工作，她开始在一家纺织工厂做女工。

1955年，也就是她十六岁那年，一个改变她一生命运的男人出现了。这个人当时是师大艺术系的学生，也是她的新邻居，叫江明德。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只要一碰到他，他就目不转睛地望着她；路过她的家门口时，他的眼睛也会越过矮围墙紧紧地盯着她，这种奇怪的看法，使她渐渐不安起来。

终于有一天，他请了一位认识林丝缎的朋友代他邀请她到家里去玩。以后他们慢慢地熟悉了。他开始灌输给她一些艺术知识，最初说点浅显的故事给她听，又让她看各种名画书册。他把自己的未婚妻汪寿年介绍给她，三个人就变成了好朋友，经常在一起玩，游泳、郊游、看画展。江、汪两个人又利用各种机会，一点点地告诉她什么叫艺术，什么叫模特儿，模特儿有什么重要性，日本和法国的模特儿情况怎么样。她慢慢地开始对这些事有兴趣了，他们才告诉她，她的身材显示许多美的特点，非常适合做模特儿。在他们的诱导劝说下，她终于同意了。

对于当初她终于同意做模特儿的理由，她对我解说得很含糊，

有点答非所问，也许是她不愿意再触及这个问题，也许是她已经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的过去。不论怎么样，客观地分析起来，那时只十多岁的她，实在对一切都还懵懵懂懂，既谈不上对艺术有多少了解，也不能算是为了赚大钱，但总觉得这个工作多少能沾点艺术气息，又能贴补些家用，这些是她没有说出来的理由。从她自己的那本《我的模特儿艺术生涯》一书中，可以证实这种看法：“……如果我跟大家一样有一帆风顺的学校教育的话，也不至于硬着头皮干明知容易被鄙视的工作……”有一段时间，她也坦白地对记者承认过她是为了生活才这么做的，当然在那样年龄也免不了会有些少女不切实际的幻想夹杂其中。

一开始，江明德把她介绍到一位本省的画家张义雄那儿。张义雄有个画室，每天都有学生来跟着他学画，林丝缎就是为他们做模特儿。这时候，她还不愿意把衣服完全脱掉，穿着比基尼式的泳装。张义雄开始为她作第一张画，画上出现的女子却是全裸的，他将它提名为《裸妇》，用这幅画参加了第三届全省美展，结果得了第一名。这个荣耀，使林丝缎快乐、骄傲极了，是她给他有灵感，才能画出这么好的作品！这固然是他的成功，也是她的光荣！她开始对这个工作增加了一些信心和好感。

裸得像一座神

经过几乎一年的时间，她终于同意把泳装完全脱掉，以裸体姿态出现。从此，艺术界一个新的行业拉开了序幕。这是她第一次在许多男人面前把自己从来没有让人见过的胴体全部展露出来，这种滋味不是亲身经历过的人又岂能体会得出？她充满了羞耻、不安、孤独、自卑、屈辱，全身肌肉紧缩。她低下头，泪水盈眶……

作画的人却是严肃的，他们见到面前的是一具美丽的躯体，线

条是柔美的，肌肉是润泽有弹性的。他们开始忙碌了，忙着构图，忙着抓住灵感，忙着把眼见的美注入画中。这些人严肃的态度与和善的眼光帮助她拾回了部分自尊心，只是那份难堪与孤独却不是那么容易摆脱得掉的。

我细细地翻阅着她的那些裸体照，不得不承认她确实有一副值得骄傲的身材，浑圆饱满，线条柔和，十足地代表着丰润成熟的女人。最难得的是她能把人类欣赏的艺术中的美态生动地表现出来，她的神情和姿态完全像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模特儿，像一个深切体悟了艺术真谛的模特儿，很难令人相信不久以前她还是那个连艺术这两个字眼都很少听过的小女工。

“你每次摆的姿势都是谁的构想？”

“通常在画家还没有决定要用哪一个姿态以前，我总是不停地换姿势，这时候就要看对方的表情了，如果从他脸上看出他不欣赏那个姿势，就要赶紧再变一个。如果他脸上表现出很满意，就要固定在那里不动，不能再变样子了。”

在张义雄画室作模特儿的三年里，一方面透过画家们的熏陶，一方面加上她自我揣摩地学习，她渐渐地变成相当有水准的模特儿了。1958年，师大艺术系希望聘用她，她不经考虑就去了。在她没有到艺术系去之前，系里的模特儿时有时无，有时候这个工作从缺过久，学生们就得自己上台客串。

模特儿的不稳定，主要是由于合格理想的模特儿不容易找。师大艺术系的教授袁枢真曾经说过：“担任一个健全合格的模特儿角色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她需要很多条件，体态匀称，姿势优美，聪慧和谐，宁静耐心……”

但反过来说，具备了这么多优点的人，又肯不肯做模特儿呢？从这两方面来看，人选的确是难找了。当时还是师大助教的刘文炜曾经奉命去找过一个模特儿，结果找了一个风尘女郎，她在课堂上对男学生大抛媚眼，极尽诱惑之事，使得学生没有办法忍受，

只好把她辞退。

做模特儿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工作，一种姿态常要保持二十到二十五分钟，然后只能休息五分钟，又要再回到原来的姿态。她说，除了素有训练的军人而外，这在普通人来说实在是对体力的一项考验。她又告诉我，夏天上人体课是不能开窗的，她赤裸着身体还稍为凉快些，但也已经汗流浹背，学生就更别提了，一个个满头大汗，头昏脑涨。冬天在教室里升起煤炭炉，那股烟雾把大家熏得都快窒息了，她更惨，身上光溜溜的，火炉对着她身体的一面猛烤，没有火炉的一面，早已经冻僵了。

每天，她都得这样半面冷、半面热地忍受着。有时，教授希望她摆出某一种姿态，那种姿态足以把人累死。当然有时候也能很幸运地摆一种很舒服的姿态，可是过分舒服了，时间一久，竟然昏昏欲睡了。这种种甘苦，不是过来人，真是想都想不到的。所以在法国，艺术系要求每个学生都一定要经历一下做模特儿的滋味，好让他们了解做这个工作的辛苦。

假如刚好教授不在，学生们会利用冬天烧炭炉的机会在炉上烤几片鱿鱼，或是煮点咖啡什么的，提一提大家的兴致，这就变成林丝缎日后深深怀念的趣事之一了。

她说，通常学生画一幅素描要两个星期左右，完成一幅画前后大约要一个月。也有些画家的一幅画费时一二年还没有完成的。

许多其他系的同学，听说艺术系有这么一位模特儿，都好奇地想看看她；艺术系同学在楼下上课的时候，经常会有许多人跑到对面楼上的教室，居高临下地透过教室的气窗，看那么一点儿。

上人体课的时候，林丝缎变得非常严肃，她说：“我把衣服一脱下，就觉得自己像一座神一样。”她总是非常认真地把模特儿的工作做好，她也不喜欢学主吊儿郎当的，所以她最恨人家上课迟到，他们迟到了，她就让这些人在外面等一堂课上完；如果有学生不识相地冲进来，她会穿好衣服就走，所以大家都知道艺术

系的学生在系里除了怕黄君璧教授之外，就是怕林丝缎了。有时候，她有事没办法到学校，那几堂课几乎上不成，有位男助教气得直讽刺她：“你简直比教授还重要！”

师大的这个模特儿工作她非常喜欢，做了不久就把纺织厂的事辞掉了。她在艺术系只有三个小时的人体课程，其余的时间她就跟着学生们一起去旁听系里其他的课，这时候，她觉得自己就是艺术系的一分子。从她幼年开始，她就对舞蹈非常爱好，只是那时由于家境的关系，不可能送她去学舞。这时她终于偿了自己的夙愿，跟着刚从日本回来的许清浩学古典芭蕾舞。舞蹈对模特儿的工作极有帮助，从舞蹈里，她得到不少的灵感，启发她创造出许多更美的姿态。

艺术系的学生一届届毕业了，她还一直留在系里。有一个学生对她说：“你是属于艺术系的，永远都不会毕业。”她在系里工作久了，也受到了些艺术熏陶，日日眼见耳闻，再加上自己的经验，懂的东西愈来愈多。看到刚进来的学生年龄都比她小，有时不免会摆出点大姐姐的姿态对他们作些批评指导。一旦教授不在，她也有能力维持教室的秩序。她和教授们都很熟悉，也处得很融洽，自然就赢得了学生们的敬重。

她的知名度慢慢地高起来，不少人都慕名来请她担任模特儿。她开始接受摄影家的邀请，做裸体摄影模特儿。摄影和作画是完全不同的，摄影的时间短、速度快，一个镜头几秒钟就拍成，长的也只要几分钟就完了，模特儿要一直不停地变动姿势，她形容这时“需要有点搔首弄姿的天才”。在这个时候她学的舞蹈可派上了最大的用场。只是不停地动，是相当累人，相当耗体力的，所以她要求的费用就比较高。他们有时在室内拍，有时在室外摄。野柳是他们常去的地方。她说那时候野柳是一片荒凉，根本没有人，以后经过这些摄影家常在作品中介绍了，它才慢慢地发展成为观光胜地。

她同时也做雕塑家的模特儿，这更辛苦，因为雕塑是一种立体的东西。本来一种姿势摆定以后，应该有一个旋转台可以转动，才能让雕像的人看到其他各面，但事实上大家都没有这么大的旋转台，就只好要求模特儿自己摆出每一个角度的姿态了。

林丝缎初做模特儿的一段时间，有些艺术家对她的身材并不很满意，觉得她的线条不够优美，觉得她还没有成熟。几年下来，没有人再有这种感觉了，她的身材一天天在变，最后变得丰满而均匀，许多人都忍不住要赞一声：“实在是上帝的杰作！”她告诉我，她母亲的身材就是非常动人的，“我比不上她美。”她说。平时她很喜欢运动，经常打球、跳舞、游泳，这些可能对身材都有帮助。她游泳游得相当好，曾代表工作的单位参加过比赛。

那些以她当模特儿画出来和摄出来的作品，经常被选去参加各种比赛，其中有不少是国际性的影展和画展，前前后后不知得过多少奖。这些杰出的作品固然是艺术家本身的成功，但若没有一个优秀的模特儿与他们合作，又怎么可能靠单方面创作出这么好的作品？

摄影家莫一明说：“一个模特儿要获得许多人的欣赏与赞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不但要有良好的曲线，弹性的胴体，相当美的面貌，而且还要有相当好的艺术修养，良好的品行，这些，林丝缎都具备了。”莫一明曾经多次拿了以林丝缎为题材的作品参加各种国际性的摄影比赛，也多次获奖。

后来，她从这些人的手里挑选了一百多帧作品，办了一次个人的影展，这是第一次把艺术家们对她一个人的作品向一般人公开，也是一般人第一次有机会透过画与照片欣赏到裸体的林丝缎，所以当时影展轰动的程度实不亚于今日洪通的画展。报纸上天天批评这件事，许多人赞美她勇敢又坚强，又有许多人将她骂得一塌糊涂，把各种黄色和难听的字眼都加到她头上，甚至有人批评说根本就不该允许裸体画的存在，说那是色情的。袁枢真教授

曾经对这件事说了些话，她说：“一个绘画者，不经过活生生的人体素描阶段是不会有成就的，因为画家取材的对象，如果不是一个实体，单凭空洞的幻想，他的作品就显不出艺术的伟大与力量来，而模特儿的衣服穿得越少，他的感觉才越敏锐，尤其当模特儿赤裸裸的时候，体验才越真切，笔触才更入神。”她又说，没有模特儿而想学画，简直无从学起，因此，对一个艺术家来谈裸体绘画应不应该有，会让人笑掉门牙。她这段话正说明了一些画家和师大艺术系为什么都需要模特儿，而且要的是裸体模特儿。林丝缎自己也说：“裸体并不一定会引起人们的邪念，而不裸体的人一样可以挑逗人们的邪念。”

那么为什么只有女性模特儿，而不用男性模特儿，这岂不是太不公平了吗？林丝缎说，男模特儿也是有的，她在师大的时候就训练过一个，不过，男模特儿不全裸，总有点东西遮住身体的。一般来说，由于男性的肌肉都是直的、硬的，不像女性那样是圆的、柔美的、有曲线的，代表了极度的美，因此大家都喜欢用女性做模特儿。

不论怎么说，林丝缎的模特儿工作毫无疑问的是做成功了。我问她对于成功和成名的看法，她说：“我不知道什么叫成功，也从来就不想成名，我只把它当作一件事情在做，而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一定会尽我的力。模特儿的事对我现在来说已经成为过去，事情交待清楚就告一段落了，至于舞蹈，我至今仍在追求，以后还一直会做下去。”

误解、耻笑、寂寞、痛苦

在她选择了模特儿工作作为她的职业之后，林丝缎一直过得相当寂寞和痛苦。不了解的人常常用色情的眼光看她，用讥讽的态度对她，最初的确使她感到相当烦恼，也相当孤独。有一次，一